

【书里书外】

用力过好朴素天真的生活

□钟倩

每本书都是作家写给这个世界的一封长信,收信人是读者,也可以是草茎花木,万物生灵。82岁的台湾作家张晓风携新书《麝过春山草自香》来签售,着实给我很大的惊喜。就像等一位老友相聚,等了多年,终于同框,内心盈满小欢喜。这本书照例是散文集,却比过去少了凌厉,侧重日常生活和生态保护,一粥一饭、一茶一花、鸟兽草木、人情往来、女性立场等,她娓娓道来,像是讲故事,又像心灵自叙,给人以精神的洗礼,触发生命的深思。

毫无疑问,审美是作品的最高境界,亦代表作家的精神高度。历经时代的动荡和生活的淬炼,张晓风的文笔收放自如,思想愈发茂长,那颗博大而悲悯的心灵始终在“做减法”,主张万物平等,回归本真状态,甘愿过“志愿清贫”的生活。如此背景下,这本书散发出淡淡的馥馥馨香,是墨香、书香、心香,亦是生命的典雅醇厚芬芳,正如她在代序中的动人告白:“我,也是小草一茎吧?当巨大的美好经过,我甚愿亦因而熏染到一缕馨香。”因为心怀敬畏和感恩,方能看见“巨大的美好”。

喜欢张晓风的文字,正是源自她的真诚和有情。她钟爱英国的火车D车厢,即“不准人讲话”的车厢,消音静心的同时,她读书、思考、发呆,遥想伍尔夫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中的巴斯妇人和作者乔叟,发出“世上的女人,她们心里一致最想要的是什么”之问,幽默又睿智。她回溯40年前的一篇悼友文章,亡友侄孙因文而来专程道谢,令人不禁感叹,“让远方复远方的族人,可以在青壮之年及时了解一段精彩的家人史,呼吸到故旧庭院中兰桂的芬芳。”“东北老疙瘩”裸睡背后的乡愁,日本赖桑甘死的大义,桃太郎和橘叟的故事,以及饶宗颐因前辈之病代课,又因自己生病留在香港的命定机缘,儿子展卷批读金庸武侠小说的青葱岁月……在她的讲述中生发出深刻的寓意。最令我共鸣的当数,她袒露当初爱上文学和散文创作的心路历程,母亲希望她学医,她迷上了文学,在东吴中文系开设小说课程,最常写的是散文,以避免卷入争斗,因为散文界不吵架。当然,“文学世界里的价值是可以互相兑换的,像黄金可以换珠宝,珠宝可以换现金,现金也可以换支票。”她的文学恋爱史和心灵史,从中可窥见她的文学精神密码,感受到馥馥馨香是如何炼成的。

喜欢张晓风的文字,还是某种精神DNA的召唤。她自称舍不得不手写汉字的人,捡拾别人不要的话题,加上对大自然保护的呼吁。在我看来,她的家国情怀和儒学精神始终如一,只不过在这本书里更加凸显。一个小篆的“志”字,追溯孔子的道,她设想冬夜炉火照亮师徒三人脸庞的微温;一个甲骨文的“舞”字,像极了大写的人,她联想到人与动物的异同,提出“礼失而求诸(之于)

野(兽)”,即人类应该向动物学习,远离手机,“从习见的日常的身体中蹦出来,蹦向风,蹦向海,蹦向挟着歌声而远跨长空的虹霓。”一个“丽”字的象形意义,她联想到“俊男美女鹿”所组成的“贤伉俪”,把台湾的鹿看作一幅美丽的画。出自《论语》中的“趋”字,她溯源而上《说文解字》,阐述古代礼节和现代内涵,意为赓续文化的薪火。读书声让她追忆六祖慧能年轻时的故事,那场听觉的惊艳既短促又永恒。一部《花间集》,她抽丝剥茧,循着诗词文脉剖析一千年前西南地方的“远域美学”,“花间诸词之美,美如逸出中原美学之外的一匹古代蕃锦”,读来令人开眼界,涤心灵。以上这些,无论坚持“握笔派”,还是诵读古典书,都在于唤醒文化自信,保持汉语世界的清洁和美丽,保持“蛙皮的湿润”。

喜欢张晓风的作品,我总能被她细微的洞见所打动,不觉中豁然开朗,顿觉天地澄明,活得通透。她的生活是那么简单,一包茶枝茶,案头的橄榄炭,泰国的半粒糙米和山溪小蟹,一顿豆荚素餐等,一物一饭,映照心灵澄澈。她的人生又是那么深邃,《受邀的名单中,也有他》一文俨然是《红地毯的那一端》《步下红地毯》续篇,由一对新人婚礼现场的“微型电影”而想到他们身边站着另一位嘉宾名曰“老”,告诉大家婚姻的真谛是相伴偕老,意味深长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她对万物的敝帚自珍,“人于他人要常存感激心和负疚感,这样才会去善待别人”。她经常换位思考,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鹿,“但愿人类能把它们看成美丽的生物,而不是‘皮毛和肉块’的提供者。”她忧心动物的繁衍,赞美野岩羊的壮举,体谅山羌多生的小确幸,担心狸香猫被人摄取香味,迷恋大冠鹫的叫声,捍卫穿山甲的生存权,忧虑台湾石虎和云豹濒临绝迹,同情小水獭的遭际。她甚至对动物园毫无好感,觉得那是制造罪恶的深渊,并抛出灵魂之问,“动物看到人的身体,不知是羡慕崇敬,还是可怜同情?”由小水獭的眼泪推及华人小孩断层的文化血统,“这些华人小孩害怕传统文化,亦如小水獭对虎皮蛙的惊骇,可说怕得毫无道理。”这让我们看到了张晓风的另一面,她也有“怒从心上起,恶向胆边生”的时候,她对一棵树的呵护并不比梭罗、爱默生和苇岸要少,她由此推之,耶稣诞生在马槽里,释迦牟尼悟道于菩提树下,孔子曾梦见自己坐在两楹(大建筑物里东西之间的两根大柱子,为贵胄级的树干)之间。她的深恸与反击,叫人痛心疾首,叩问灵魂。

一支亦秀亦豪的健笔,走过四季,转过岁月,恍然一甲子而过,张晓风依然清澈如溪流,温暖如炉火,哪怕是带有善意的批判,也蕴藉由内而外的柔情和充沛淋漓的元气。用心感受巨大的美好,用情“洞悉与悲悯的智能(席慕蓉语)”,用力过好朴素天真的生活,张晓风以散文的名义教给我们如何自然和谐相处,并活成一束光,为这个世界带去无尽的暖意。

【城市地理】

觅香

□段春娟

周末,与朋友一道,去趵突泉公园看木香花。很遗憾,来晚了,木香花已过盛期。虽说架子上、屋顶上,木香花还是密密匝匝地开着,但颜色淡了,花不那么精神了,香气也薄了,地上尽是白色落英。连连叹息,仅差几天,错过最佳赏花期。旁边一位清洁工大姐说,4月初就开了,明年早点来吧!好,明年一定早来!原以为木香跟蔷薇同科,花期也应相差无几,讵料比蔷薇花要早半个月。

知道木香花,是从汪曾祺先生的文字中。他在不同文章中写过木香花,曾说“木香花大似小儿拳”;《昆明的雨》结尾小诗:“莲花池外少行人,野店苔痕一寸深。浊酒一杯天过午,木香花湿雨沉沉。”读来情味无限。这些都吊起了我对木香花的兴趣。之前曾写过一篇《汪曾祺教我识草木》,写因读汪曾祺而认识的那些花草,这木香花也应算在内。汪先生的文字就有这个魔性,能把人往美善的路上引。他自己就曾戏言,他的书是“五讲”“四美”“三热爱”。

再后来,“天下第一汪迷”苏北老师,雅好书法,有一阵子天天写这首诗转发到朋友圈。我也有幸得到过他的惠赠,是随着《书犹如此》(苏北著)一书一并寄来的。

木香花在南方、在昆明都常见,济南有没有?它到底长啥样?我充满好奇,很想一睹其芳容。许是这个愿望很强烈,也时不时溢于言表,身边同事也知晓我的这一执念。

2021年的春天,同事宿老师兴冲冲跟我说:段老师,你猜,我在趵突泉公园见过什么啦?我哪里猜得着!她说,有一棵大木香!原来周末她陪着孩子上课,路过趵突泉公园,闻到一股浓香,顺着香味就寻到了木香花。我迫不及待,第二天中午,就跟她一道跑去趵突泉公园看木香花。

刚下车,尚未进得南门,就闻见一阵花香袭人,同事说这就是木香花的味道!未见其花,先闻其香。

这棵木香位于沧园内。沧园是园中园,在公园东南角,为纪念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而设,李攀龙号沧溟,有《沧溟集》,故称沧园。沧园为四合院结构,呈长方形,东南北三面环屋,正门朝西。院子不大,荟萃精华,密植蜡梅、红梅、枸骨、油松、芭蕉等花木,著名画家王雪涛纪念馆即设在东边房中,门口上方匾额“无陋山庄”为吴作人题写,两侧是尹瘦石撰联题写的“笔底生华,艺海梅兰留雅韵;墨染风云,画坛桃李溢清芬”。王雪涛石像坐落在芭蕉丛前;冲正门立一大湖石,一面刻“一代精英”,背面刻“蓝已青矣”。“蓝已青矣”是白石老人对王雪涛的赞语,大概指他的艺术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。无端的,很喜欢这几个字,感觉很有意味。

那一大架木香就位于园子西北角,紧挨西北角侧门,下临沧泉。盖因长年得泉水滋润,木香长势蓬勃,爬满棚架不算,又攀援到墙头、屋顶,伸枝展叶,颇有生机,加上一阵阵浓香,可谓极尽繁盛,声势动人。花乳白色,略带微黄,遥看一片雪,近看似奶油,很有质感。木香属藤本,根部老藤密集丛生,呈褐色,苍劲瘦硬,一看就有年头了。来趵突泉公园这么多回,对这木香竟浑然不知,真有些惭愧。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: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刚好看到这样一句话,大抵应了那时的感受。

我们在花前留恋、拍照、闻香,徘徊大半日,方离开,并相期来年。

自此,这株木香花就在心里扎了根。

2022年的春天没法出门,遑论看花。想来木香也同别的花一样,寂寞地自开自落,无人赏。时间飞逝,又一个春天到了,生活回归正常。我心里惦记着那株木香,盘算着花开的日子。看到蔷薇花一开,赶紧前来赴约,不料还是迟到了。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”,花开有期,花不等人呐。

这是我在济南见过的唯一一棵木香,别处还有没有?尚待发现。